



总主编：田海明 吴文胜 执行主编：王焕然 朱寒冬

依据教育部2011版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编写
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专家审定

Gorky Maksim

(苏)高尔基 著
徐春和 编译

母亲

一部划时代的巨著，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
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的形象
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新课标

课外经典
阅读丛书

依据教育部2011版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编写
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专家审定

母亲

MUQIN

(苏)高尔基 著 徐春和 编译

时代出版
AP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母亲 / (苏) 高尔基著; 徐春和编译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13. 8

(新课标·课外经典阅读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396 - 4550 - 6

I. ①母… II. ①高… 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—缩写 IV. ①I5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01761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出版统筹: 姜婧婧

责任编辑: 欧子布

装帧设计: 闻 艺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 - 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 awpub. 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

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电 话: (010) 61262822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 印张: 12 字数: 185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6.8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《三国演义》 | 《复活》 |
| 《红楼梦》 | 《狐狸列那的故事》 |
| 《水浒传》 | 《小王子》 |
| 《西游记》 | 《茶花女》 |
| 《封神演义》 | 《战争与和平》 |
| 《聊斋志异》 | 《吹牛大王历险记》 |
| 《古文观止》 | 《木偶奇遇记》 |
| 《儒林外史》 | 《莫泊桑短篇小说选》 |
| 《唐诗三百首》 | 《福尔摩斯探案精选》 |
| 《孙子兵法》 | 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 |
| 《三字经·千字文·弟子规》 | 《莎士比亚喜剧》 |
| 《小学生必背古诗词 80 首》 | 《森林报》 |
| 《初中生必背古诗文 50 篇》 | 《简·爱》 |
| 《朝花夕拾》 | 《格列佛游记》 |
| 《呐喊》 | 《名人传》 |
| 《背影》 | 《一千零一夜》 |
| 《鲁滨逊漂流记》 | 《伊索寓言》 |
| 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 | 《百万英镑》 |
| 《昆虫记》 | 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 |
| 《爱的教育》 | 《古希腊神话》 |
| 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 | 《傲慢与偏见》 |
| 《童年》 | 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 |
| 《在人间》 | 《绿山墙的安妮》 |
| 《我的大学》 | 《老人与海》 |
| 《海底两万里》 | 《成语故事》 |
| 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 | 《史记故事》 |
| 《神秘岛》 | 《中国名人成长故事》 |
| 《安妮日记》 | 《资治通鉴故事》 |
| 《小公主》 | 《中国寓言故事》 |
| 《秘密花园》 | 《中国历史故事》 |
| 《王尔德童话》 | 《中国神话故事》 |
| 《巴黎圣母院》 | 《笑话故事》 |
| 《飘》 | 《谜语故事》 |
| 《瓦尔登湖》 | 《十万个为什么》 |
| 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 | 《世界上下五千年》 |
| 《母亲》 | 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 |
| 《呼啸山庄》 | 《世界未解之谜》 |
| 《水孩子》 | 《中国未解之谜》 |
| 《绿野仙踪》 | 《中国之最》 |
| 《西顿动物记》 | 《世界之最》 |
| 《红与黑》 | 《雷锋的故事》 |

丛书策划:  艾度文化

责任编辑: 欧子布

装帧设计: 闻 艺

经典导读

纪伯伦说：“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，就是母亲，最美好的呼唤，就是妈妈。”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，接受过她无私的爱和奉献，在她的呵护下慢慢地成长。但正如泰戈尔所说：“妈妈，您是母亲、知己和朋友的完美结合！”真正伟大的母亲，不止是我的呵护者，更是我们行动路上的支持者和参与者。高尔基的这本《母亲》就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。

高尔基，原名叫阿列克塞·马克西莫维奇·彼什科夫，高尔基是他的笔名。他是前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，苏联文学的创始人，列宁称他是“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”。1868年3月28日，高尔基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戈罗德城（今高尔基城），他5岁丧父，随母亲寄居在经营小染坊的外祖父家。11岁开始独立谋生，其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旧社会的底层度过的，当过学徒、搬运工、面包工人等。19世纪80年代在喀山参加秘密革命组织，1883年开始过流浪生活。早年的不平凡的经历让他饱尝人间的苦难、生活的辛酸，也磨炼了他的斗志。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里，高尔基勤奋自学，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。1892年，以马克西姆·高尔基这个笔名，发表了处女作《马卡尔·楚德拉》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高尔基早期创作的作品多取材于他底层生活的见闻和感受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流浪汉题材的小说。这些作品强烈地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，揭示了流浪汉内心深处的痛苦，想要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，代表作是《切尔卡什》。后来，高尔基的创作转向戏剧方面，以最迅速、直接的形式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。晚年，主要写作热情洋溢的特写、政论、评论文章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繁荣，深受当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器重。1936年6月18日2点30分，高尔基与世长辞，享年68岁。

《母亲》是高尔基于1906年在美国写成的，它是高尔基思想和艺术成熟的开始，同时也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。小说取材于当时发生

的真实事件，1902年高尔基的家乡诺夫戈罗德附近的索尔莫夫镇发生了“五一”游行，游行的领导者扎洛莫夫等人被捕，后来被判处终生流放。在这之后，扎洛莫夫的母亲安娜开始继续儿子的事业，《母亲》就是以扎洛莫夫及其母亲的事迹为基础写成的。

小说一开始就描绘了老钳工米哈伊尔·符拉索夫在帝国主义俄国时代的工厂，惨遭剥削的悲惨人生。他的儿子，年轻的巴维尔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，勤奋地学习革命理论，懂得了资本家的剥削是工人痛苦的根本原因，他确定要献身于工人解放事业的远大理想。随后在工厂里散发传单，向工人宣传马克思的理论，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一致爱戴和敬慕。但群众的觉醒和认同并不是简单的事，巴维尔第一次领导的运动就因为缺乏经验，基础不够而失败了，自己也被捕入狱。而此时，巴维尔的母亲尼洛夫娜在丈夫死后，儿子走上革命的道路时，也接受儿子的启发和帮助，逐渐理解革命的真理。在这次运动失败后，母亲为了搭救儿子出狱，接受了散发传单的任务。出狱后，巴维尔重新思考自己，积累经验，继续做发动群众的工作，等到“五一”游行时，巴维尔高举红旗开路，坚定勇敢，毫不动摇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。群众都聚集在他的周围，“像铁屑被磁石吸住了一样”。这让母亲也进一步懂得了真理的力量，也让她更自觉地参加革命工作。但反动派大肆镇压，巴维尔也再次被捕。之后，母亲坚定地担负起革命工作，常装扮成修女、小市民或女商贩，奔走于市镇和乡村宣传革命思想。巴维尔被俘后，又在法庭上演说，同敌人展开斗争，这进一步提高了母亲的觉悟。小说结尾时，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去传送印有儿子在法庭上的演说的传单，不幸被敌人围住。在被捕时，她庄严地宣称：“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不灭的。”显示出了革命者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的决心。

《母亲》通过突出描写巴维尔和母亲这两位主要英雄人物的成长，反映了俄国无产阶级初期的革命斗争。也表现了新时代母子的新型关系，尼洛夫娜的母爱之所以那么崇高和伟大，就是因为她跟儿子已经是“志同道合的同志”，是儿子人生路上的知己和帮手。《母亲》作为高尔基最著名的作品，包括列宁以及后代的读者都对这本书给予了极高的称赞，这本书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整整三代人。

目 录
Contents

第一部..... 1

第二部..... 86

第一部

1

每天在郊外工厂区的天空上，在布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，在工厂的汽笛震颤着狂啸起来的时候，那些在睡梦中疲惫的身子骨还未能完全恢复的人们，满脸不高兴地，就好像受惊的蟑螂一样，从那些破旧矮小的灰色房屋里走到街上。

工厂吞没了整整一天的时光，机器从人们的躯体里榨取了它所需要的力量。一整天的时光就这样毫无踪迹地从生活中逝去了，他们的生命又缩短了一点。但是，他们看着眼前的享受——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的休憩和快乐——还是觉得非常满意。

无论他们在哪里见了面，每次都谈工厂，谈机器，骂工头——他们思考的东西，全部是和工作有关的事情。在单调乏味而毫无变化的日子里，笨拙而乏力的想法有时也会发出孤独的亮光。他们回到家里就跟妻子吵闹，经常是拳脚相加的。

年轻的不是下酒馆，就是依次在各家举行晚会。他们拉起手风琴，唱着邪淫放肆的曲调，说起卑鄙过瘾的话，跳舞，喝酒。十分疲惫的人往往容易喝醉。醉了之后，满腹无名的怒火，立刻就翻腾起来，寻找着爆发的机会。一旦有了这种可以发泄的机会，他们便抓住不放了，就算是为了一丁点儿小事，也会像野兽一般残暴地厮打起来。头破血流是常事，有时打成残疾，甚至将人打死。

一些外地人偶尔也会光临这城郊的工厂区。

起初，他们只因为是陌生人而受到大家留意。后来，听他们讨论他

们从前工作的地方，才稍微对他们有点好奇。

当他们感觉到这些陌生人与众不同的时候，工厂区的人们就把他们牢牢记住了。他们非常警惕地对待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。他们生怕这种人在他们生活中扔出某种东西，能够破坏他们虽然沉重却还平静的生活和常规的东西。虽然说是无聊，但人们已经习惯忍受生活加给他们的自始至终的力量的压迫，他们并不期望什么较好的改变，他们认为一切的改变只会加重压迫。

钳工米哈依尔·弗拉朵夫，也是这样生活着。他是个毛发浓密、脸色阴沉、眼睛非常小的人。当他那双眼睛藏在浓眉底下看人的时候，他的脸上常常带着猜疑的、不怀好意的冷笑。他在工厂里技术超群，是工厂区首屈一指的大力士。他对老板的态度很粗鲁，所以得到的工钱极少。每当休息的日子，他总要打人。大家都不太喜欢他，也挺怕他。

偶尔的，大家想给他点教训，但总失败。弗拉朵夫看见有人前来挑衅的时候，便手操石头、木板或者铁片，宽宽地叉开两腿，默然无声等着来犯之敌。他那张从眼睛到脖子长满黑胡须的嘴脸和那双黑毛浓浓的手，使大家感到恐惧。特别是他的目光，使人一看就胆寒——细小而且尖锐的眼睛，好像钢锥一般地刺人，与他目光相遇的人，都会感到他那股天不怕地不怕、毫不留情的野兽般的冲劲。

“给我滚开！孬种！”他小声怒骂。从他满脸的毛须里面，露出又大又黄的牙齿。原想要揍他的人们一边流露出胆怯，一边咒骂着离开。

“孬种！”他们在他们的背后骂着。他的双眼中透出钢锥一般锋利的冷笑。他挑衅似的伸直了脖子，昂起脑袋，跟在他们后面嚷道：“来呀！不怕死就滚过来！”

谁都怕死。

他养的狗非常高大，正如他自己非常高大一样。每天进厂的时候，那条狗总要送他到工厂门口，快到黄昏时，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回来。每到休假日，弗拉朵夫就到酒店里去。他默不吭声地走着，好像是在找人似的，用眼光搜索着别人的脸。那条狗晃着长毛大尾巴，一天到晚地跟在他身后。他喝醉了之后就回家，坐下来吃晚饭。他用自己的饭碗喂狗，但从来不抚摸它。

那条狗也睡在他的身边。

在得疝气病快要死的那五天里，他全身变黑，双眼紧闭，咬住牙齿，在床上不断翻滚，时不时地对妻子说：“给我拿点老鼠药来，把我毒死算了……”

大夫告诉他要用粥剂治疗，而且必须接受手术，当天就得把他送进医院。

“去你妈的——我自己会死！……蠢种！”米哈依尔声音嘶哑地骂着。

大夫走后，他妻子边泪流满面边恳求他进行手术，但他却捏起拳头吓唬她，叫道：“我好了——对你没好处！”

早上，汽笛声响，工人们赶着去厂里上班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他张大嘴巴，躺进棺材，而眉毛却怒气冲冲地紧锁着。

去参加葬礼的只有妻子、儿子、狗，以及被工厂开除了的做贼的老酒鬼达尼拉·沃索西柯夫，和几个在工厂区要饭的。他的妻子小声地哭了不大一会儿，鲍维尔没有哭。在路上遇见棺材的人们，都停住脚画着十字。

他们相互地议论着：“从今以后彼拉盖雅可以安心啦，那个人死了……”

有些人纠正似的说：“不是死了，是倒毙了……”

2

棺材埋了之后，人们就都走开了。然而，那条狗却还待在那里，它坐在刚挖起的泥土上面，一声不响地闻了许久。又过了几天，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。

这是鲍维尔第一次喝酒。伏特加使得他全身毫无力气，但他还没有失去知觉，在他头脑里不断地涌现一个问题：“醉了吗？醉了吗？”

母亲的爱抚，使他感到无比惭愧。她眼睛里写满了悲哀，使他的心灵备受感动。他想要哭。为了抑制这种冲动，他强装出比刚才更厉害的醉酒的样子。

他的头发被汗水浸透了，乱蓬蓬的样子，妈妈边抚摸着他的头边静

静地说：“这种事不是你该做的……”

他呕吐起来。

剧烈的呕吐之后，母亲把他安放在床上，把一条湿毛巾搭在他苍白的额头上。他慢慢地苏醒过来，但他身边的一切，都好像波浪似的在那儿摇摆不停。他觉得眼皮很沉，嘴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苦味。他迷迷糊糊，睁不开眼，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容，胡乱地想着：“看来，喝酒对我还是太早了点。别人喝了都没啥，我怎么觉得那么恶心……”

母亲不禁叹息。他说得没错。她自己也很清楚，除了去酒店之外，人们再没有别的玩的好去处了。但是，她依然说：“你不能再喝了，该你喝的那份酒，早就被你爸爸喝完了。他让我一辈子受尽了苦……你就可怜可怜你妈妈吧，行不行。”

母亲悲痛而温和的话语，使鲍维尔联想到父亲活着的时候，家里好像没她这个人一样。她总是沉默着，一天到晚胆战心惊，不知什么时候不对劲就要挨打。鲍维尔由于不愿和父亲见面，最近一段时间很少在家，所以和母亲也疏远了些。现在，他逐渐清醒过来，凝神地望着她。

她垂着头站在那里，望着他有一段时间后，手里的杯子便有点抖动了，里面的冰块轻轻地碰着杯子。把杯子放在桌上，她默默地跪在圣像前面。

从玻璃窗外忽然传来醉鬼的喧嚣声。秋天的空气很稀薄，也有点湿润，这时手风琴响起来了。有人高声唱着，也有人骂着不堪入耳的话，还有焦灼疲惫的女人发出惊恐的喊叫声……

在弗拉朵夫家小小的房子里，日子过得比先前更宁静、更稳当了，而且和工人区其他各家相比有点不同。

鲍维尔此时已经拥有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：手风琴，有胸甲的衬衫，美丽的领带，套鞋，手杖，一切他都买了。他变得和同龄人一样，也参加晚会，也学会加特里尔舞和波里卡舞。每到节假日，他总是喝醉了才回家。清晨醒来的时候，他感觉头痛胃痛，脸色苍白，没有精神。

有一次，母亲问他：“怎么样？晚上玩得高兴吗？”

他用一种阴郁焦虑的口吻回答：“闷得要死！还不如去钓鱼，或者——去买上一支猎枪。”

她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儿子与其他青年人有所不同，但她能看出，他

是在一心一意地从生活的暗流中朝一旁的什么地方游去——这在她心中又激起了一种茫然的担忧。

“巴普洛什（鲍维尔的爱称）！你身体不舒服吗？”她偶尔问他。

“不，我挺好！”他回答说。

“瘦多了！”她叹息似的说。

之后，他会时而拿本书回家，一个人偷偷用功看书，读过的书马上藏起来。有时候，他从那些小册子里面摘抄些什么，写在单页纸上，写好之后，也藏起来。

有一次，他拿回了一张图画，把它挂在了墙上。画上有三个人，他们正在一边谈话，一边轻松而勇敢地向前进。

“这是复活的基督到哀玛乌司去。”鲍维尔如此介绍说。

母亲喜欢这张画，然而，她心想：“为什么他尊敬基督教却不愿去教堂呢？”

在那个木匠朋友帮他做的书架上，书逐渐地增多起来，房间也收拾得令人感到舒畅。他对她说话时用“您”，称呼她“妈妈”，有时他会突然温和地对她说：“喂，妈妈，我回来晚一些，请您不要牵挂啊……”

他的态度变得好些了，母亲很开心，从他的话里，她能察觉到一种认真而又踏实的东西。

然而，她依然感到有些不安心，并且日渐加强。经过这样一段时间后，不安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更加厉害地扰乱了她的心，她像是有种奇特的预感。有时候，母亲对儿子不满了。她想：“别人都那样，他却像个和尚。他太成熟稳重了，这与他的年龄不相称。”

经常地，她想：“或许他结交什么女孩了吧？”

但是，和女孩们在一起玩是要花钱的，可他呢，几乎把所有的工钱都交给了母亲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，一个礼拜、一个月、两年时光不知不觉中很快就逝去了。这期间的生活充满了茫然的忧虑和与日俱增的担心，日子过得奇妙而沉默。

3

有一天吃过晚饭后，鲍维尔放下窗帘，坐在一边的角落里，他把洋铁灯挂在头顶的墙壁上面，开始看书。母亲整理好碗碟，走出厨房，谨慎地走近他的身边。他抬起头，满脸疑惑地望了望母亲的脸色。

母亲和他紧紧坐在一起，好像是期待什么重大事件似的，竖起了耳朵，挺直了胸膛。

突然，她觉得呼吸困难起来。她瞪大了双眼望着她的儿子，她感觉他好像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。他的声音低沉、响亮，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。他用手指抚弄着细柔的唇髭，十分奇怪地抬起眼睛盯着房间的角落。她替儿子担心，并且感到可怜。

“你为什么做这种事呢，鲍什？”她说。

他抬转头来盯着母亲，小声地回答：“我要知道真理。”

母亲心里清楚了，她的儿子已经被一种神秘可怕的东西所迷住了，不能自拔。在她看来，生活中的一切遭遇是难以躲避的，她已经习惯于毫不犹豫地服从。现在，从她充满了哀伤与忧郁的心里，找不出什么可说的话来，她只能默默地哭泣。

她听着他的话感到可怕，却还是贪婪地听着。儿子的眼睛漂亮而明快地放射着光芒。他把胸口抵住桌子，靠近他的母亲，注视着她满脸的泪水，第一次说出了他所理解的真理。

“妈妈记得有过什么开心的事吗？”他问，“在以前的生活中，有没有值得妈妈怀念的事情呢？”

她听了这些，悲痛地摇着头，同时，内心感到一种未曾有过的既悲伤又喜悦的矛盾情感，这种情感温和地抚慰着她那颗伤痕累累的心。

这她是明白的。儿子谈到女人生活的一切都是痛苦的，她其实很清楚。在她内心里，无限的感触轻轻地震撼起来，一种她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爱抚越来越让她感到温暖。

“那么，你准备怎么样呢？”母亲打断他的话，问道。

“我要学习，然后我再教别人。我们工人一定要学习。我们必须了解，必须懂得，我们的生活到底为什么这样痛苦。”

母亲专注地听着，脸上露出微笑，眼中透着爱慕。因此，年轻人特有的那种对自己语言表达能力的自豪，增添了他对自己的信心。

他时而微笑，似乎谈得非常兴奋，时而皱眉，经常从他的话里流露出憎恶的感情。母亲听到这种高谈阔论，惊慌地摇着头，急切地询问儿子：“真的吗？鲍什。”

他满脸热情，声音响亮地叫了声“妈妈”。这使她十分震惊，而这种握手方式也是非常奇特的。

“我什么也不阻挠你！”她断断续续地说，“只要你留心自己，千万要小心！”

她其实并不知道要留心什么，她又十分焦虑地说道：

“你越来越瘦了……”

她的眼神中满含着亲切与温和，她紧紧地盯住了他高大而匀称的身体。

他开始沉默，似乎在聆听内心的话，过了一会，他又若有所思地低声说：“哦，真理是多么有力量啊！”

母亲注视着他，温和地说道：“天啊，你真变得可怕了！”

等他睡得很沉了以后，母亲静悄悄地下了床，慢慢地走到了他的身边。

鲍维尔仰身睡着，在白色的枕头上面，十分鲜明地展露出他淡黑色的、倔强而坚毅的面容。

4

这是十一月下旬的一天，地面开始结冰，下了一场细密的干雪，因此现在可以很清楚地听见儿子出门后踩雪的声音。暮色正浓，仿佛居心不良地要窥探什么，不声不响地靠近了窗边。母亲用手按着凳子，望着门口的方向，在那儿守候着……

她仿佛觉得黑暗中有穿着奇装异服、弯腰屈背、东张西望的人，

从四面八方偷偷地钻了进来。果然，有人已在房子周围走动了，并用手在墙壁上摸索。

脚步声可怕地从门洞传来，母亲打了个冷战，紧张地竖起眉毛，站起身来。

她想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从哪里来，是不是早已认识她的儿子，然而，他突然摇动一下身子，先开口问她了。

“鲍威尔在家吗？”

“鲍什马上就回来，请你等他一会儿。”母亲平静地说。

“我是在等他呢。”那个高大的男人从容地回答。

她很放心，因为他的态度镇定，言谈温和，容貌单纯。他坦诚地望着她，眼中充满欢愉。在他那两腿修长、肩耸背屈、瘦骨嶙峋的身体里面，好像有什么好笑而又使人喜爱的东西。他穿着蓝色的衬衣和黑色的裤子，裤角塞进长筒靴里。

不久，口哨声在她耳畔响起。这委婉忧愁的口哨，就像一股细流在宁静的空气里盘旋。它若有所思着，如同在黑暗的旷野上徘徊寻觅着，渐渐地走近了。忽然，仿佛在板壁上冲撞了一下，这声音戛然消失在窗下了。

门开了，开始，一个戴皮帽的头伸进屋子，紧跟着，走进一个很高的人来，他的腰有点弓，进屋后，他伸直了腰板，慢慢地举起右手，重重地吐了一口气，用洪亮而有力的声音说：“晚安！”

此后，来了两个几乎还是孩子的少年。其中一个名叫菲奥多尔的，母亲知道他是老工人希索弗的外甥，是一个尖脸庞、高额头、卷头发的少年。另外一个头发光亮，但显得朴实的人，虽然不是母亲熟悉的人，但也不是令人害怕的人物。最后，鲍维尔带回了两个年轻男人，她都认识，两个都是工厂里的工人。

儿子对她亲切地说：“茶炉已经生好了？那真得感谢您了。”

“要买点酒来吗？”她提议道。儿子在干什么事她尚不理解，所以不知如何招待他们。

“不，这倒不必！”鲍维尔含着微笑亲切地告诉她。

她突然感到，儿子故意把集会说成非常危险，原来是想捉弄她。

“这些就是危险人物吗？”她悄悄地问他。

“就是。”鲍维尔一边走进房间，一边回答母亲。

“你这个人啊！……”她目送他走开，同时发出亲切的感叹，心里宽恕地想道：“还是孩子呢！”

茶炉烧开了，母亲把它搬进房间里来。客人们围着桌子紧紧地坐成一圈，只有纳塔莎一个，手里拿本小书，坐在屋角的灯下。

“为了要了解人们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坏……”纳塔莎说。

“还有，为什么他们本人也不好。”赫罕尔补充说。

“……我们应该先看看，他们开始是如何生活的……”

“应该看看，亲爱的，应该看看！”母亲一边沏茶，一边自言自语。

大家平静了下来。

“妈妈！您怎么啦？”鲍维尔皱着眉头问道。

“我？”她看到大家都盯着她看，不好意思地辩解道：“我，不自觉地就出口了，就一句——你们应该看看！”

纳塔莎笑了，鲍维尔也咧开嘴笑了，赫罕尔说：“感谢，妈妈，谢谢您的茶！”

“还没有喝，就谢谢？”母亲说着，注视着儿子。

“我在这儿不妨碍你们吧？”

纳塔莎回答说：“您是主人，怎么会妨碍客人的事呢？”

于是，她就又像小孩似的可怜巴巴地恳求道：“喂，快给我点茶吧，冷得我全身发抖，腿都冻僵了。”

“就来，就来。”母亲急忙答应着。

喝干了茶，纳塔莎大声地呼了口气，将辫子甩到背后，开始诵读那本黄皮带图画的小书。

5

母亲很谨慎地端着茶杯，生怕弄出响声，一边倒茶，一边听那姑娘那流利的念书声。清晰的诵读声，和茶炉的细小而沉稳的歌声交融在一起。

鲍维尔和纳塔莎并肩坐着，他比谁都长得英俊。纳塔莎低低地俯在书

上，时而用手撩开那滑到两旁太阳穴上的头发。她经常地抬起头来，用她那善良的眼睛望着听众，压低嗓音，不看书本，说出一些个人的看法。

房间里有一种让人感到舒服的气氛。母亲感受到一种她从未曾体验过的特别氛围，在纳塔莎那如同流水一般的念书声里，她回忆起了年轻时热闹的晚会，满身酒气的年轻人讲着粗俗无聊的笑话。她一想起这些，一种自怜的痛苦感，就隐隐地拨动着她的心灵。

她又想起去世的丈夫求婚时的情景。在一个晚会上，他在黑乎乎的门洞里抓住了她，用整个身子把她挤靠到墙上，闷声闷气恼怒地问着：

“可以做我的妻子吗？”

母亲重重地叹了口气，闭上了眼睛。

“我们要明白的，不是人类曾经如何生活过，而是人类现在应该怎样生活！”屋子里响起了沃索西柯夫的不同意的声音。

“对啦！”红发少年站起来，表示支持。

“我不同意！”贝嘉大声叫道。

争论爆发了，话头如篝火的火舌一样闪耀着。他们在喊些什么，母亲全然不知。每个人的脸上，都显得激动不已。但是谁也没有生气，在他们的话里，也没有那些她听惯的激动人心的言词。

“在女孩面前受拘束！”她这样揣测。

她喜欢纳塔莎那副认真的样子，她认真地观察所有的人，就如同这群小伙子是她的孩子似的。

“等一等，朋友们！”纳塔莎忽然说。于是大家伙都安静下来瞅着她。

“主张我们什么都得明白，那肯定是对的。我们应该自身充满理性，使愚昧无知的人们可以看见我们。我们要公正、准确看待一切问题。必须了解一切真理，和一切虚伪。”

赫罕尔一边听，一边应着她的话音，摇着头打着拍子。沃索西柯夫，红发少年，和鲍维尔同来的那个工人，这三个人是一条心的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母亲不大喜欢他们。

母亲听着他的话，心里涌起自豪感——确实说得有道理！

“吃饱的人多，正直的人少。”赫罕尔说道，“我们应该彻底摆脱这种腐朽的生活，追求真理，这才是我们的目标，朋友们。”

“斗争的时刻已经到了，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准备了！”沃索西柯